

## 刘禹锡与韩愈连州隐事揭秘

A7

刘禹锡十年后到连州，燕喜亭屋在否？刘见到否？皆无记录。刘禹锡《吏隐亭述》云他与元结在连州“其间相距，五十余年。封境怀人，其犹比肩。”（《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》卷一五，第1714页）元结建吏隐亭至刘禹锡作“述”已经50年，看来时间不是问题，“怀人”“比肩”，借州人说自己而已。

孟浩然《与诸子登岘山》：“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。江山留胜迹，我辈复登临。水落鱼梁浅，天寒梦泽深。羊公碑尚在，读罢泪沾襟。”（《孟浩然诗集校注》卷三，第231页）他总结的现象具有普遍意义。当古今之人站在同一个空间点上，怀想感叹非常自然，如果视而不见，有意回避，都在反常之列。反常的事就发生在刘禹锡身上，他人视为反常，刘禹锡自己却正常。

比较韩愈《燕喜亭记》和刘禹锡《海阳十咏》，还有一重要发现，前者言韩愈命名者八景，即俟德之

韩愈、刘禹锡的关系是文学史上的一段公案，核心围绕着韩愈被贬阳山的原因。过去的讨论主要还是从

诗文字面的含义作定向的解释和推测，实际上很难明晰事情的真实状态。当我们聚焦于连州，细读韩愈外孙李

子，出拜忘惭羞。俺勉不回顾，行行诣连州。朝为青云士，暮作白首囚。”（《韩昌黎诗集编年校注》卷三，第159页-160页）

在韩愈诗中，被贬之事讲得比较清楚，“同官尽才俊，偏善柳与刘。或虑语言泄，传之落冤雠”数句，表示了对柳宗元和刘禹锡的怀疑。

对韩、刘的这一段公案，卞孝萱《刘禹锡与韩愈——（刘禹锡的交游）之一》（《四川师院学报》，1983年第1期）从刘禹锡的交游角度入手，以时间为序，详细梳理了二人交往过程中的诸

多事件，通过对《旧唐书·李实传》《资治通鉴》等史料的分析，指出韩愈被贬是因为得罪了权贵李实，而非刘、柳二人。刘真伦《韩愈〈岳阳楼别窦司直〉解读——阳山心结揭秘篇》（《云梦学刊》，2022年第4期）以韩愈的《岳阳楼别窦司直》为切入点，深入解读诗中的“阳山心结”，即韩愈对被贬阳山原因的纠结与猜测，通过对诗歌的细致解读，揭示了韩愈内心深处的复杂情感和对刘禹锡、柳宗元的误解与谅解过程，为理解韩愈的心理世界和二人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。

貳



刘禹锡

刘禹锡画像 图/视觉中国

安慰。他不仅作诗，还作解释，《海阳十咏》并引：“元次山始作海阳湖，后之人或立亭榭，率无指名，及余而大备。每疏凿构置，必揣称以标之，人咸以有旨。异日，迁客裴侍御为十咏以示余，颇明丽而不虚美，因据拾诗所未道者，从而和之。”十咏中首为《吏隐亭》：“结构得奇势，朱门碧洞深。外来始一望，尽写平生心。日轩漾波影，月砌镂松阴。几度欲归去，回眸情更深。”（《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》卷四，第455页）

又《吏隐亭述》云：“元和十年，再收于连州，作吏隐亭海阳湖。入自外门，不知藏山，历级东望，恍非人寰。前有四树，隔水相望。凝碧苍苍，淙流布景。架险通蹊，有梁如婉；轻泳徐转，有舟如翰。澄霞漾月，若在天汉，视彼广轮，千亩之半。翠丽于是，与世殊贯。澄明亭

有几点是可从以上资料中读出的。其一，王仲舒为连州刺史，韩愈为连州所辖阳山县令，往来无碍。说明刘禹锡任连州刺史时可与下属阳山县发生关系。其二，韩王二人皆贬官，“弘中自吏部郎贬秩而来”。韩愈与刘禹锡空间关联有类于此。其三，王之南来所经亦韩愈所经之路，王自蓝田至连州，而韩愈至连州再下行至阳山。其四，连州有“异处”“立屋”，屋名燕喜亭。其五，韩愈为燕喜亭作《燕喜亭记》，并“刻石以记”。

刘禹锡本可以借韩愈《燕喜亭记》作一篇文章，但他没有这样做。他想在心中重造一亭，实际上也完成了吏隐亭构建，寻求现在和过去的对接，在精神上得到

參

丘、谦受之谷、振鹭之瀑、黄金之谷、秩秩之瀑、寒居之洞、君子之池、天泽之泉，合燕喜之亭，命名者有九；后者是十咏，即十景，分别为吏隐亭，切云亭、云英潭、玄览、裴溪、飞炼潭、蒙池、梦丝潭、双溪、月窟，比韩愈命名多出一景。刘禹锡与韩愈较量，真是针锋相对，毫不退让。

最重要的是韩愈外孙李覩《连山燕喜亭后记》进一步坐实了我们的论述：

余自幼伏览外王父昌黎文公《燕喜亭记》，则知连州山水之殊。亭之称，因记为天下所传。连为郡，既远且秀，亦因亭而高。时谈山水可娱者，数连高矣。中州人既以连遐远不可得与游，皆依记以图，为馆宇饰，味山水者，莫不登心到焉。如此，则亭岂可荒。记岂可仆乎。三年冬，余侍行承诏于连。水陆南驰，幽无所掩，志无所用，乃纵业于山水。以资养志，况又外祖所记亭在是耶。昔闻今见必矣。踵于郭则访焉，耆老曰：“无矣。”吁，昔奚宠遇而赞之如彼，今遭人废弃之如此，岂亭之屯耶！窃叹数月，得刺史武公至，欢之尤甚。且曰：“不修，则过及余矣。”遂挥徒而穷寻之。冒雪履淖，抵蠻攀蔓，得余址焉。级砖缺掉，株根倒瓦，寸折片碎，薪汗其甚。石记断僵，莓昧其字。公整而修之。征记本

没有明提刘禹锡名，却暗提刘禹锡。难道他不知道外公贬后的十年刘禹锡任连州刺史？

正是在若隐若现之间，空白处留下更多的想象空间。李覩如此崇拜外公，外公被贬阳山事，一定被母亲时时提起，至少在韩家私话中，刘禹锡的言行是造成韩愈被贬阳山的主要原因之一。李覩能不熟知“或虑语言泄，传之落冤雠”？他陪父亲不畏险阻艰难，不远万里来到连州，将寻访《燕喜亭记》刻石之事写成《后记》，余嘉锡对李覩、李覩有评：“汉少事公，通古学，属辞雄蔚，为人刚，略类公。公爱重，以子妻之。公卒后，汉公集，收拾遗文，无所失坠。李覩侍父南迁，在贬谪中，乃复兴外王父遗迹，取家记本重刻之。父敦外亲之谊如此，安得如后人所疑哉！”（《四库提要辨证》卷一〇，第57页）当事人面对灾难的承压能力是有限的，而困惑、悲痛以及猜疑，何日忘之而又难以说明，能“盖棺事乃了”吗？这样的恩怨一直在家族中延续！

细心阅读韩愈《送杨仪之支使归湖南序》，其中所言“夫乐道人之善以勤其归者，乃吾之心也”（《五百家注韩昌黎集》卷二〇，第985页），这句话对谁说的，劝勉谁“乐道人之善”呢？其中也是有弦外之音的。

通常我们会想一个问题，刘禹锡贬为连州刺史，正好与韩愈在空间上叠合，他们在连州有哪些共同关注点，可资研究比较。比如韩愈写过同冠峡诗，同冠峡是连州通往治阳山县的著名江峡。韩愈《同冠峡》：“南方二月半，春物亦已少。维舟山水间，晨坐听百鸟。宿云尚含姿，朝日忽升晓。羁旅感阳和，囚拘念轻矫。潺湲泪久进，诘曲思增绕。行矣且无然，盖棺事乃了。”（《五百家注韩昌黎集》卷二，第104页）《次同冠峡》：“今日是何朝？天晴物色饶。落英千尺堕，游丝百丈飘。泄乳交岩脉，悬流揭浪标。无心思岭北，猿鸟莫相撩。”（《五百家注韩昌黎集》卷五，第565页）两首诗写同冠峡地貌特征和心理感受都比较充分，表达的忧伤之情让人心痛：泪进、思绕、回归的绝望，而“盖棺事乃了”包含了“或虑语言泄，传之落冤雠”，盖棺时才能明白往事。刘禹锡在连州刺史任上时间有四年多，肯定去过辖下阳山县，也不止一次经过同冠峡，也会知道韩愈在同冠峡写过诗，但刘禹锡集中没有留下一首相关作品，甚至在其作品中找不到一丝阳山痕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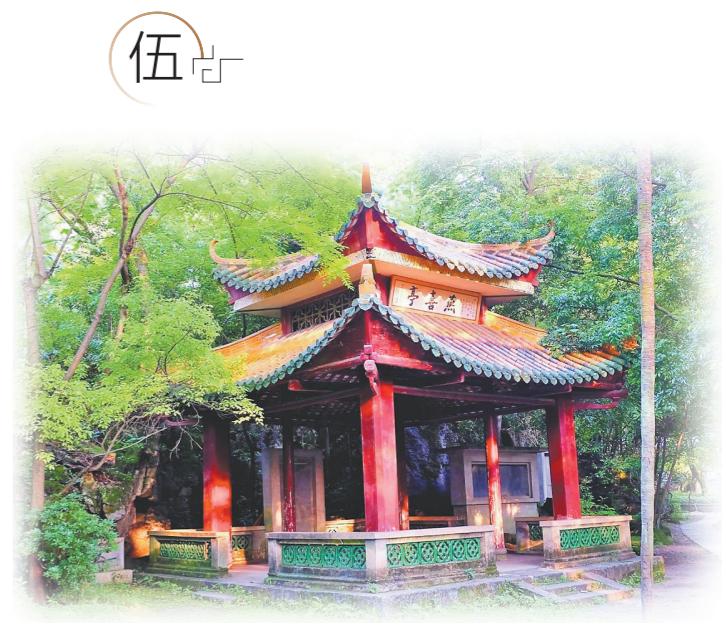
再看刘禹锡在连州写的《与刑部侍郎书》，云：“退之从丞相平戎还，以功为第一官，然犹议者嫌然，如未迁陟。此非特用文章学问有以当众心也，乃在恢廓器度，以推贤尽材为孜孜，故人乐其道行，行必及物故耳。前日赦书下郡国，有弃过之目。以大国材富而失职者多，千钧之机，固省度而释，岂鼷鼠所宜承当？然譬诸蟄虫坯户而俯者，与夫槁死无以异矣。春雷一振，必欣然翘首，与生为徒。况有吹律者召东风以薰之，其化也益速。雷且奋矣，其知风之自乎。既得位，当行之无忽。禹锡再拜。”（《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》卷一五，第1758页-1759页）这封信起首有点突兀，内容也未必得体，可能还在拟稿阶段。不知发出没有？即便发出，韩愈收



韩愈画像 图/视觉中国

到没有？无从得知。一般认为，此信透露出刘禹锡希望得到韩愈帮助。如果统合刘禹锡在连州对韩愈的态度，这封信隐含的不是希望帮助，而是要韩愈“乃在恢廓器度，以推贤尽材为孜孜”，“既得位，当行之”，潜在的意思是韩愈可以不帮助，但不能纠缠过往，当以恢廓器度待之。

对于韩愈所疑，刘禹锡在《韩十八侍郎书》中解释道：“退之从丞相平戎还，以功为第一官，然犹议者嫌然，如未迁陟。此非特用文章学问有以当众心也，乃在恢廓器度，以推贤尽材为孜孜，故人乐其道行，行必及物故耳。前日赦书下郡国，有弃过之目。以大国材富而失职者多，千钧之机，固省度而释，岂鼷鼠所宜承当？然譬诸蟄虫坯户而俯者，与夫槁死无以异矣。春雷一振，必欣然翘首，与生为徒。况有吹律者召东风以薰之，其化也益速。雷且奋矣，其知风之自乎。既得位，当行之无忽。禹锡再拜。”（《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》卷一五，第1758页-1759页）这封信起首有点突兀，内容也未必得体，可能还在拟稿阶段。不知发出没有？即便发出，韩愈收



位于今清远连州的燕喜亭 邱劲松 摄

韩愈与刘禹锡先后贬往连州，在空间上构成密切联系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。无论是韩愈被贬至连州辖下的阳山，还是刘禹锡被贬往连州，都是文人试图挽救时局却遭遇不幸的例证。只需细读刘禹锡在连州读张九龄著作后的感言，便能深刻体会到文官被贬至连州与阳山所承受的苦难。刘禹锡在《读张曲江集》及其引言中写道（《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》卷三，第265页）：

世称张曲江为相，建言放臣不宜与善地，多徙五溪不毛之乡。及今读其文，自内职牧始安，有瘠疲之叹；自遐相守荆门，有拘囚之思，托讽禽鸟，寄词草树，翛然与骚人同风。嗟夫，身出乎遐陬，一失意而不能堪，矧华士族，而必致丑地然后快意哉！议者以曲江为良臣，识胡维有反差，差凡器与同列，密启廷争，虽古哲人不及，而燕翼无似，终为馁魂。岂技心失怨，阴谪最大，虽二美莫赎邪？不然，何袁公一言明楚然而踵社四叶？以是相较，神可诬乎！予读其文，因为诗以吊。

圣言贵忠恕，至道重观身。

法在何所恨，色伤斯为仁。

良时久难得，阴谪岂无因。

寂寞韶阳庙，魂归不见人。

文学史家关注的是“自遐相守荆门，有拘囚之思，托讽禽鸟，寄词草树，翛然与骚人同风”，文风与生存环境的关系。

其实，文学史家证成风形成在这里是次要的，而主要内容应是除这句话以外的刘禹锡对张九龄的批评。为了让普通读者明白刘禹锡文意，白话翻译如下：“世人称赞张曲江担任宰相时，建议被贬谪的臣子不应安置在条件好的地方，而是多被迁徙到五溪那些荒凉贫瘠的地方……唉，那些出身于偏远之地的人，一旦遭遇失意就难以承受，更何况是出身于世家大族的士人，他们怎能甘心被贬到那些恶劣的地方呢！”评论者认为张曲江是忠臣，他能看出胡维有谋反的面相，耻于与平庸之辈同朝为官，秘密上奏在朝廷上力争，即使是古代的贤哲也比不上他，但他的子孙却不成器，最终成为饿死鬼。难道是因为他嫉恶如仇，失去了宽容之心，所以遭到了最大的阴间贬谪，即使有两个优点也无法弥补吗？如果不是这样，为什么袁公一句话就能昭雪楚国的冤狱，而使他的子孙四代都享福呢？以此相比较，天意难道可以歪曲吗？我读了他的文章，因此作诗来凭吊他。”“身出乎遐陬”指张九龄出生在岭南（参戴伟华《张九龄“为土著姓”发微》，《文学遗产》，2011年第4期），刘禹锡对张九龄的批评是否成立在此并不重要，关键在于刘禹锡将自己被贬连州的命运与张九龄的建言联系起来。韩愈与刘禹锡都被贬至“五溪不毛之地”，与张九龄的建言构成了因果关系。刘禹锡被贬连州后，生活困苦、语言隔阂，在蛮瘴中漂泊。韩愈作为著名文士中第一个被贬往岭外阳山的人，内心对造成自己贬谪的人，一旦遭遇失意就难以承受，更何况是出身于世家大族的士人，他们怎能甘心被贬到那些恶劣的地方呢！评论者认为张曲江是忠臣，他能看出胡维有谋反的面相，耻于与平庸之辈同朝为官，秘密上奏在朝廷上力争，即使是古代的贤哲也比不上他，但他的子孙却不成器，最终成为饿死鬼。难道是因为他嫉恶如仇，失去了宽容之心，所以遭到了最大的阴间贬谪，即使有两个优点也无法弥补吗？如果不是这样，为什么袁公一句话就能昭雪楚国的冤狱，而使他的子孙四代都享福呢？以此相比较，天意难道可以歪曲吗？我读了他的文章，因此作诗来凭吊他。”“身出乎遐陬”指张九龄出生在岭南（参戴伟华《张九龄“为土著姓”发微》，《文学遗产》，2011年第4期），刘禹锡对张九龄的批评是否成立在此并不重要，关键在于刘禹锡将自己被贬连州的命运与张九龄的建言联系起来。韩愈与刘禹锡都被贬至“五溪不毛之地”，与张九龄的建言构成了因果关系。刘禹锡被贬连州后，生活困苦、语言隔阂，在蛮瘴中漂泊。韩愈作为著名文士中第一个被贬往岭外阳山的人，内心对造成自己贬谪的人，一旦遭遇失意就难以承受，更何况是出身于世家大族的士人，他们怎能甘心被贬到那些恶劣的地方呢！评论者认为张曲江是忠臣，他能看出胡维有谋反的面相，耻于与平庸之辈同朝为官，秘密上奏在朝廷上力争，即使是古代的贤哲也比不上他，但他的子孙却不成器，最终成为饿死鬼。难道是因为他嫉恶如仇，失去了宽容之心，所以遭到了最大的阴间贬谪，即使有两个优点也无法弥补吗？如果不是这样，为什么袁公一句话就能昭雪楚国的冤狱，而使他的子孙四代都享福呢？以此相比较，天意难道可以歪曲吗？我读了他的文章，因此作诗来凭吊他。”“身出乎遐陬”指张九龄出生在岭南（参戴伟华《张九龄“为土著姓”发微》，《文学遗产》，2011年第4期），刘禹锡对张九龄的批评是否成立在此并不重要，关键在于刘禹锡将自己被贬连州的命运与张九龄的建言联系起来。韩愈与刘禹锡都被贬至“五溪不毛之地”，与张九龄的建言构成了因果关系。刘禹锡被贬连州后，生活困苦、语言隔阂，在蛮瘴中漂泊。韩愈作为著名文士中第一个被贬往岭外阳山的人，内心对造成自己贬谪的人，一旦遭遇失意就难以承受，更何况是出身于世家大族的士人，他们怎能甘心被贬到那些恶劣的地方呢！评论者认为张曲江是忠臣，他能看出胡维有谋反的面相，耻于与平庸之辈同朝为官，秘密上奏在朝廷上力争，即使是古代的贤哲也比不上他，但他的子孙却不成器，最终成为饿死鬼。难道是因为他嫉恶如仇，失去了宽容之心，所以遭到了最大的阴间贬谪，即使有两个优点也无法弥补吗？如果不是这样，为什么袁公一句话就能昭雪楚国的冤狱，而使他的子孙四代都享福呢？以此相比较，天意难道可以歪曲吗？我读了他的文章，因此作诗来凭吊他。”“身出乎遐陬”指张九龄出生在岭南（参戴伟华《张九龄“为土著姓”发微》，《文学遗产》，2011年第4期），刘禹锡对张九龄的批评是否成立在此并不重要，关键在于刘禹锡将自己被贬连州的命运与张九龄的建言联系起来。韩愈与刘禹锡都被贬至“五溪不毛之地”，与张九龄的建言构成了因果关系。刘禹锡被贬连州后，生活困苦、语言隔阂，在蛮瘴中漂泊。韩愈作为著名文士中第一个被贬往岭外阳山的人，内心对造成自己贬谪的人，一旦遭遇失意就难以承受，更何况是出身于世家大族的士人，他们怎能甘心被贬到那些恶劣的地方呢！评论者认为张曲江是忠臣，他能看出胡维有谋反的面相，耻于与平庸之辈同朝为官，秘密上奏在朝廷上力争，即使是古代的贤哲也比不上他，但他的子孙却不成器，最终成为饿死鬼。难道是因为他嫉恶如仇，失去了宽容之心，所以遭到了最大的阴间贬谪，即使有两个优点也无法弥补吗？如果不是这样，为什么袁公一句话就能昭雪楚国的冤狱，而使他的子孙四代都享福呢？以此相比较，天意难道可以歪曲吗？我读了他的文章，因此作诗来凭吊他。”“身出乎遐陬”指张九龄出生在岭南（参戴伟华《张九龄“为土著姓”发微》，《文学遗产》，2011年第4期），刘禹锡对张九龄的批评是否成立在此并不重要，关键在于刘禹锡将自己被贬连州的命运与张九龄的建言联系起来。韩愈与刘禹锡都被贬至“五溪不毛之地”，与张九龄的建言构成了因果关系。刘禹锡被贬连州后，生活困苦、语言隔阂，在蛮瘴中漂泊。韩愈作为著名文士中第一个被贬往岭外阳山的人，内心对造成自己贬谪的人，一旦遭遇失意就难以承受，更何况是出身于世家大族的士人，他们怎能甘心被贬到那些恶劣的地方呢！评论者认为张曲江是忠臣，他能看出胡维有谋反的面相，耻于与平庸之辈同朝为官，秘密上奏在朝廷上力争，即使是古代的贤哲也比不上他，但他的子孙却不成器，最终成为饿死鬼。难道是因为他嫉恶如仇，失去了宽容之心，所以遭到了最大的阴间贬谪，即使有两个优点也无法弥补吗？如果不是这样，为什么袁公一句话就能昭雪楚国的冤狱，而使他的子孙四代都享福呢？以此相比较，天意难道可以歪曲吗？我读了他的文章，因此作诗来凭吊他。”“身出乎遐陬”指张九龄出生在岭南（参戴伟华《张九龄“为土著姓”发微》，《文学遗产》，2011年第4期），刘禹锡对张九龄的批评是否成立在此并不重要，关键在于刘禹锡将自己被贬连州的命运与张九龄的建言联系起来。韩愈与刘禹锡都被贬至“五溪不毛之地”，与张九龄的建言构成了因果关系。刘禹锡被贬连州后，生活困苦、语言隔阂，在蛮瘴中漂泊。韩愈作为著名文士中第一个被贬往岭外阳山的人，内心对造成自己贬谪的人，一旦遭遇失意就难以承受，更何况是出身于世家大族的士人，他们怎能甘心被贬到那些恶劣的地方呢！评论者认为张曲江是忠臣，他能看出胡维有谋反的面相，耻于与平庸之辈同朝为官，秘密上奏在朝廷上力争，即使是古代的贤哲也比不上他，但他的子孙却不成器，最终成为饿死鬼。难道是因为他嫉恶如仇，失去了宽容之心，所以遭到了最大的阴间贬谪，即使有两个优点也无法弥补吗？如果不是这样，为什么袁公一句话就能昭雪楚国的冤狱，而使他的子孙四代都享福呢？以此相比较，天意难道可以歪曲吗？我读了他的文章，因此作诗来凭吊他。”“身出乎遐陬”指张九龄出生在岭南（参戴伟华《张九龄“为土著姓”发微》，《文学遗产》，2011年第4期），刘禹锡对张九龄的批评是否成立在此并不重要，关键在于刘禹锡将自己被贬连州的命运与张九龄的建言联系起来。韩愈与刘禹锡都被贬至“五溪不毛之地”，与张九龄的建言构成了因果关系。刘禹锡被贬连州后，生活困苦、语言隔阂，在蛮瘴中漂泊。韩愈作为著名文士中第一个被贬往岭外阳山的人，内心对造成自己贬谪的人，一旦遭遇失意就难以承受，更何况是出身于世家大族的士人，他们怎能甘心被贬到那些恶劣的地方呢！评论者认为张曲江是忠臣，他能看出胡维有谋反的面相，耻于与平庸之辈同朝为官，秘密上奏在朝廷上力争，即使是古代的贤哲也比不上他，但他的子孙却不成器，最终成为饿死鬼。难道是因为他嫉恶如仇，失去了宽容之心，所以遭到了最大的阴间贬谪，即使有两个优点也无法弥补吗？如果不是这样，为什么袁公一句话就能昭雪楚国的冤狱，而使他的子孙四代都享福呢？以此相比较，天意难道可以歪曲吗？我读了他的文章，因此作诗来凭吊他。”“身出乎遐陬”指张九龄出生在岭南（参戴伟华《张九龄“为土著姓”发微》，《文学遗产》，2011年第4期），刘禹锡对张九龄的批评是否成立在此并不重要，关键在于刘禹锡将自己被贬连州的命运与张九龄的建言联系起来。韩愈与刘禹锡都被贬至“五溪不毛之地”，与张九